

SAKOUNTALA

娑恭陀羅
王衍孔譯



SAKUNTALA

THE PRINCE OF
LAKSHMI



古印度迦葉陀娑著

娑
恭
陀
羅

王
衍
孔
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千九百四十七年六月初版

廣州知用學社
叢書之一

娑恭陀羅

實價國幣五千元

外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古印度迦葉陀娑

譯者：王衍孔

印刷者：清華印書館

廣州惠愛東路輔新街

電話：二〇八五六

發行處：廣州知用中學圖書館

代售處：各大書局

譯 序

娑恭陀羅一劇在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由英人 William Jones 譯爲英文，第一次在加爾吉打 Calcutta 出版；一千七百九十年，在倫敦重印。德人 Forster 用爲底本，譯爲德文，乃在一千八百零年出版。

此劇的法文譯本有多種。最初爲 Cit, a. Fruguière 從英文譯爲法文的譯本（巴黎一八〇三）。其次，爲 M. Hyp. Fouché 的「迦葉陀婆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Kalidâsa 巴黎一八五九）中的娑恭陀羅譯文。其後則爲 Franz Tout-saint 的譯本。我以後者爲底本而參攷其他法文的譯本，把牠譯爲中文。

印度是一個不注重歷史和年代的國家，所以作者迦葉陀婆出生的地方和年月都很難確定。但通常相信他是生於第二世紀之末。迦葉陀婆的主要著作有（一）Vikramâ 及 Ourvaci（和娑恭陀羅性質相同的五幕劇）（二）Raghu vamsa（爲故事詩十九首）（三）Méghadoota（雲使，乃一種哀歌，充滿詩人天才流麗的描寫）（四）Ritou sankara（季候循環，分爲六部的敘事詩，相當於印度人分一年爲六季的習慣）。

此劇的譯文脫稿時，譯者還在法國，得有機會參攷巴黎圖書館所藏關於娑恭陀羅的書籍；并得 A. Perret 和 Lily Ottaviani 兩女士之助，對於譯文上若干困難很順利的克服，我在這裏向她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至於娑恭陀羅在印度文學史上，甚至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價值，我不想多說，祇引從國文豪哥德所寫關於此劇的一首詩以作序文的結束：

Willst du die Blüthe des Frühen, die Früchte des spätern
Jahres,
Willst du was reizt und entzückt, was satigt und nährt,
Willst du den Himmel, die Erde, mit einem Namen begreifen:
Nenn' ich Sakontala dich, und ist alles gesagt.
你可想春天之花，——秋日的果子；
你可想歡愉，陶醉，——心快，神怡；
你可想一言——而有天和地？
我說你讀——「娑恭陀羅」便盡知。

一千九百四十七年五月廿二日 譯者重訂於廣州

第一幕 樹林

第一場 國王杜斯曼陀（帶弓立於御者馬陀那所御的車中，追躡一雌鹿）。

馬陀那——主上啊，我剛纔望見你，好像斯華一般，灣弓欲射，一發而中在他面前逃走的不幸的雌鹿呢！

杜斯曼陀——她牽引我們走得很遠了！但是，你稱讚她的美麗吧。當她一壁走，一壁回頭向我們觀望的時候……她戰慄呢！她已經相信聽見我們的箭矢響了……在驚懼中，她放下當我們襲擊她的時候，口中所吃的草呢。她不跳躍了，她飛啊！轉瞬間，我們便不見她了。

馬陀那——這個草坪到處都是小穴……我担心地調節馬行的速度。當我們一到平坦地時，我要讓你快快的追及這隻禽獸……

杜斯曼陀——放鬆馬繮……

馬陀那——從命。

杜斯曼陀——真的，這些馬比太陽和印德里的駿馬還矯捷呢！

馬陀那——準備你的箭罷……

（一個聲音從小樹林之後發出）——哦，主上啊，這隻雌鹿是屬於修道人的……不應該把她殺死！不應該把她殺死！

（現出一個婆羅門）

馬陀那——該詛咒！一個愁慘的婆羅門要阻止我們捉住那隻捕獲物嗎？

杜斯曼陀——停馬！

第二場 人物同前，但多一個婆羅門。

婆羅門——是的，偉大的王上啊，這隻雌鹿是屬於我們的，我們向天祈禱，免她一切的傷害呢，她那脆弱而優美的身軀，一枝箭把牠射碎了，恰如一注火焰摧毀一朵花一般。這隻溫柔動物的命不應該為那鋼條所左右的，把這枝殺人的箭放還在你的箭袋裏罷……你的軍器，哦，這世上的強物，祇應該用來保護弱者，不應該用來敲擊他們的。

杜斯曼陀——你說得有理，我的箭已放在箭袋裏了。

婆羅門——你不愧為保爾勞的後裔！你的行為證實你有顯榮的祖宗……我祈求上天諸神賜給你一個美麗而有德性的兒子，一個值得君臨世界的兒子。

杜斯曼陀（屈躬）——願你的祈禱獲賜救。

婆羅門——我剛捆集柴木，……這修隱所的那邊，你看見，在馬利尼河旁的，便是我們心靈的師長，聖哲甘華之居了。倘若沒有什麼緊迫的職務喚你遠離，願屈駕一訪甘華，略受他恭迎之禮。倘若你看見他的同伴自處之嚴肅而加以讚許後，你必然決定做他們的保護者了。……

杜斯曼陀——我可以向虔肅的甘華致敬禮嗎？

婆羅門——呀！不。接待遊客之事，他都交託他的女兒婆恭陀羅，他已經去了一個聖塘之旁祈禱，我相信為

讓除那恐嚇這個孩子的惡運呢。

杜斯曼陀——我希望婆恭陀羅很恩寵地接納我，而且不會忘記把我的謙虛的品德告訴甘華……
婆羅門——你准我回去做我的工作嗎？

（杜許之，老人遠離）

杜斯曼陀（對馬陀那）——現在我們起行罷！我要快些望見那修隱所，我要由這些景物來淨化我自己……
我畢竟分別出他的牆壁來了！何等幽靜而適於獻身禱祭的修隱地嚟！

馬陀那——真的，什麼人都不會對他懷疑的！

杜斯曼陀——你祇要望這樹根下從巢中野鴿的鵲鳥口中跌下來的獻神的米粒……這些因為用過從印高地粒壓榨祭油的石子還光亮着呢！這馴熟的雌鹿凝望着我們……這些嵌鑲水塘的沙留着穿樹皮底衣的隱士的輕鬆的足跡。你看這些薔薇，祭神的煙已經燦黑了她們的光彩了！你看這些薔薇堆中的塵，這些薔薇，今晚要在祭壇上發光焰呢……

馬陀那——是的！

杜斯曼陀——讓我們的車不要濫犯這和平之所，我想下車，……你，你行一個半週罷。（杜斯曼陀下車）在這裏穿着以簡樸為宜。接住我的武器和我的領珠。再會……不要忘記把水給馬飲啊……

馬陀那——主上，請你放心。

（車子不見了）

（婆恭陀羅和她的伴侶安娜蘇和比尼楊，手中挽住一個灑花器來了）。
杜斯曼陀隱身樹後。

第三場 杜斯曼陀，婆恭陀羅，安娜蘇，比尼楊。

安娜蘇——親愛的婆恭陀羅，應該相信你愛修隱所的樹木過於愛你的生命呢！你做少許工作便疲倦了，你比之水仙花的花芽還脆弱，你還想止大地之渴嗎？

婆恭陀羅——這不僅想令我父親甘華快樂……我實在的告訴你我對於這些樹木有一種兄弟之愛呢。（她向一株檀木灑水）

杜斯曼陀（獨白）——什麼！這就是甘華的女兒婆恭陀羅嗎？這個可敬的聖人胆敢壓迫如此美麗的人兒去幹這般的工作，應該是一個昏庸無知的人了！他怎能忍受得這麼可稱讚的柔軀，穿起一件粗劣的襯衣呢？我爲這件事要呼喚諸神！令一個異常嬌艷的少女去苦練肉體，比之一個想用一瓣荷葉去橫斷一株橡樹的人，還瘋癲啊！

婆恭陀羅——安娜蘇！來救我啊……比尼楊，這草率的人，這樣地緊紐我的襯衣，我幾乎不能呼吸了！我請求你放鬆牠罷！

（安娜蘇解鬆婆恭陀羅的襯衣）。

比尼楊——你的青春是你唯一的罪人，他令你的雙乳眼起……

杜斯曼陀（依然隱身）……絕妙的答詞！這件有罪的衣裳，阻止這完美的柔軀開放。牠壓壞世界上最美麗的兩

個果子，但他不能因困着他的皮膚的光彩，令牠不呈現呢。所以那玫瑰花雖被葉叢所遮掩，依然微笑向人……
娑恭陀羅啊，你是這般美麗，你令這件粗劣的襯衣也高貴起來了，芰荷的葉盆雖被水藻所壓，也不因此減却純潔的……

娑恭陀羅（指着杜斯曼陀隱身的樹後）——哦！我的親愛的姊妹，這些樹葉，像幾個手指在風中搖動一般，在招呼我呢……

比尼楊——您不如把背兒倚靠着這株樹罷……

娑恭陀羅——為什麼呢？

比尼楊——因為牠恨不能如其他的樹木一般，被葛花所環抱呢。

娑恭陀羅——您真不愧稱為妙語解頤的人了。

杜斯曼陀（謹慎的藏着）——美麗的比尼楊，您的說話的確是真理，她的手臂如葛花般的柔軟，她的身體啊，充滿了青春的芬芳。

安娜蘇——看啊，娑恭陀羅啊，這便是您叫牠做「樹林的光明」的素馨花了！牠曾夢想與這滿懸着果子的橡樹結縭呢，娑恭陀羅，何等的季候啊！樹木與素馨都在愛情的陶醉中互相壓抱了！我確信這脆弱的素馨，許久以來，已求這壯碩而有甘香果子的橡樹保護呢……

比尼楊（對安娜蘇）——您猜得出為什麼娑恭陀羅這般懷着熱情凝望這素馨嗎？
安娜蘇——我也想知道。

比尼楊——她羨慕「樹林的光明」有一個與她相配的丈夫的幸福呢。

娑蒸陀羅（微笑）——您不如工作爲佳，饒舌的人！（她灑花。倏然間，她望見杜斯曼陀）我慌！我慌……

一隻蜜蜂刺我呢……牠在我的周圍飛；牠要飛近我的唇邊呢！（她揮舞着，從事驅逐那想像的昆蟲）。

杜斯曼陀——那嬌艷的尤物！她比這隻蜜蜂還輕盈，她跳躍呢，她的雙眸放射這般的火花，令人相信是戀情的火花呢……我何等的羨慕你能輕觸她的雙頰，細小的蟲兒啊！你是在她的耳邊喃喃細訴那愛情的秘密，恰如一個熱狂的情人一般嗎？她的拒絕是無用的，你已經飲了濡染她的唇兒的清露了……，我自己納悶，恐怕她將來不會屬於我，而你啊，你却在肉感之中酣醉了！

娑蒸陀羅——施恩啊！我的姊妹，救我出這隻蜜蜂的苦軛啊！

比尼楊（笑着）——我們都是無力者……您請求上天差遣杜斯曼陀來救你罷。他是應該幫助和保護他的百姓的。

杜斯曼陀——這是我出櫃的機會了……（行前兩步又退回隱所）不！這些少女會認識我……我們不如當作一個迷途的遊客去見她們罷。

娑蒸陀羅——我完了！這殘毒的蜜蜂不讓我安息一刻，我祇有逃生就是了……（她跑但望住杜斯曼陀）呀！牠太強蠻，牠追我呢。……驅逐牠啊，我的姊妹，驅逐牠啊！

杜斯曼陀（近前）——那一個無賴之徒胆敢違悖杜斯曼陀的命令，侮辱虔敬的隱士的女郎呢？

（娑蒸陀羅的同伴覺得有點不安）。

安娜蘇——主上，請你息雷霆之怒，這裏除了追迫我們的朋友（指着娑恭陀羅）的蜜蜂外，沒有罪人……

杜斯曼陀（向娑恭陀羅屈躬）——年輕的姑娘，願諸神賜給您一切所求的事物。

（娑恭陀羅俯視，）

安娜蘇——她對諸神沒有什麼希求，因為有你在呢。（她轉身向她的同伴）我的姊妹啊，我們應當尊敬這位

客人……

比尼楊（對杜斯曼陀）——我們歡迎你。娑恭陀羅，跑去樹林，帶些果子來，我們要奉獻給這位遊客……我們一壁等您，我們一壁用清涼的水洗他那雙疲乏的足。

杜斯曼陀——我這般煩勞您們，心中很過不去……您們雅意的接納我，對我的貢獻實多了。

安娜蘇——我的兄弟啊，請你降尊坐在這草鋪之上。

杜斯曼陀——當你們企立時我不坐下。請您們先坐罷……

比尼楊（對娑恭陀羅）——你知道我們對客人無論什麼請求，有所拒絕，都是不許可的。那末，我們坐在他的旁邊罷。

（三個少女同坐）

娑恭陀羅（獨白）——自從我見了他後，我便感覺一種與平常這神聖修隱所給我的情緒十分不同的煩惱了……杜斯曼陀（凝望這三位少女）——真的，青春與美麗對您們都可謂恩澤備至了！

安娜蘇（低聲對比尼楊）——倘若尊嚴雅緻，兩者充足，便可為王，這位客人便值得為王了。他是什麼人，

我想知道呢。

比尼楊——我也想知道呢！我們問他罷（對杜斯曼陀）遊客啊，我們對你談話時，能稱呼你生而獲賜的嘉名，我們便很歡喜了。因你別離而生愁的地方是那一所呢？以何因緣，你要棲隱在婆羅門的森林中呢？

婆恭陀羅（獨白）——啊！我的心啊，不要跳動了！感謝比尼楊，你快會知道了……

杜斯曼阿（獨白）——我應該令她們認得我嗎？抑或我應該假裝做別人呢？（對少女）我執行一件任務，國王杜斯曼陀指令我訪察你們對什麼人有怨，和你們是否寧靜安居。

安娜蘇——杜斯曼陀之偉大是無以復加了。我們說起做他的奴婢時，也覺得很榮幸呢。

（婆恭陀羅臉紅起來）。

比尼楊（她已覺得婆恭陀羅和杜斯曼陀兩人已經互相有意思了）——哦，婆恭陀羅，倘若我們的父親甘華在這裏便會怎樣呢？

婆恭陀羅（從夢中醒覺一般）——會怎樣？

比尼楊——他以爲除了把他在世上最親愛的東西奉獻給這位遊客，更沒有旁的恭敬他的法子。

婆恭陀羅（假裝發怒）——我是受罰來聽您的無稽之談的嗎？我不再聽了。（她立起來，嗅那些花朵）。

杜斯曼陀——你們准許我發一個關於你們的嬌艷朋友的問題嗎？

比尼楊——你給我們的光榮很大呢。

杜斯曼陀——我不解婆恭陀羅怎樣會是甘華的女兒；歡悅的甘華，他自從遙遠的青春起，已不絕地作禱神的

清潔了。

安娜蘇——你就會明白了，我以為你曾經聽見人講及一個有德之王名叫高錫嘉之事罷……

杜斯曼陀——是的……

安娜蘇——這個國王便是娑恭陀羅的父親。她出生之日，便被擯棄了；是我們的師傅把她收養的。一般人都以為娑恭陀羅是他的親女，就因這個原故了。

杜斯曼陀——您說，她的父母擯棄她嗎！可驚怖的事情啊！（請您解釋明白），滿足我的好奇心罷……

安娜蘇——聽罷，有一天，高錫嘉正在從事做異常認真的肉體苦練時，有一個最妖冶的仙子向他出現。她很容易便打動他的心，諸神用這個策畧，是想阻止高錫嘉得到他們所特有的品性的。那時候，正是春天，這個王家的修隱士被仙子的艷麗所搖動……

杜斯曼陀——其餘的事，我自己可領想而知了。我也曾想過她是一天神的女兒呢！如此的光輝祇可從仙子的接吻中射出。這環抱她的雙眸，這令她柔媚的輕愁，和她令人搖神動魄的魔力，不已證明她不是出於人間的嗎？

（娑恭陀羅聽見這些說話，愈加向那些花朵傾歛。）

比尼楊——金鶯沉默了，泉水也變低了歌聲了……

杜斯曼陀（獨白）——哦，沉靜啊，愛情的翅旁擯棄的地方也沉靜啊！

比尼楊（不懷好意的望住娑恭陀羅）——我覺得我們的客人還想講話呢……

（娑恭陀羅以手指嚇她。）

杜斯曼陀——對的，小孩兒！僅有一句說話……您的伴侶，她會否向諸神發誓，願捨棄愛情呢？她會否允許他們終身與神熊也如她一般溫柔的雌鹿共處呢？

比尼楊——是的，她在這裏，能作我們的模範，引我們生起虔肅之感。但可敬的甘華已經決定使她和一個與她相配的丈夫結合了。

杜斯曼陀（獨白）——你快活啊，我的心！對希望微笑罷……你快活啊！你曾經當作是火枝而不敢輕觸的，乃是一顆可以撫摸的珍珠呢……

娑恭陀羅——安娜蘇，我受打擊了！我走了，我去告訴我的神聖的母親高達眉說，比尼楊不絕的向我弄鬼呢。

（她起立。）

安娜蘇——我們看罷，娑恭陀羅，反省一下！您沒有幫助我們依照接待客人的規矩，向這位遊客致敬禮，便走了，這是失禮的。

（娑恭陀羅做成走的樣子。）

杜斯曼陀——她走了！哦！倘若我不怕把一切事情都破壞……我走去跟隨她！我希望這些少女不會察出我的不安……倘若這還不太遲，讓我們裝成一種毫不關心的樣子罷。

比尼楊（對娑恭陀羅）我請求你不要遠離罷！

娑恭陀羅——誰人能阻止我？

比尼楊——這株您曾允許灌溉的小樹能阻止你，您做完這少少的工作後，便自由了。

（她拉娑恭陀羅。）

杜斯曼陀——比尼楊，您寬仁一些！您的朋友應該倦了……她已灌了許多水給她恩寵的花兒。看啊，灌花器的重量，已令她的雙肩不能勝任了，她的雙手因用力後，還通紅呢……她呼吸也辛苦。一滴一滴的汗珠，使裝飾她雙耳的西利加花的花芽，也鑲着珠兒呢……她祇有維持她散亂的雲髻之力……任由她罷！我替她還債。

（從手取下一約指，遞給比尼楊；比尼楊與安娜蘇共讀刻在約指上的字，相望驚奇。）——這是一個很好的小環，值得送給您們的，但我從國王那裏得來，也費了不少的勞力……

比尼楊——多謝。這個約指不應該與你分離。我能令你歡喜，便是我的酬報了；我不要娑恭陀羅踐約灑花就是了。（對娑恭陀羅）我順從這位客人或大王的意思，允許您自由了……

娑恭陀羅（獨白）——呀！倘若我是自由，這個人我要把生命都送給他呢！（對杜斯曼陀）客人啊，你這般關照我，你是什麼人呢？

（遠處有打獵的軍樂聲。）

一個聲音（在樹叢後）——虔敬的隱士啊，把你們的雌鹿趕回家裏罷，她們在樹木中驚跳呢！國王杜斯曼陀是在打獵……那溷溷的塵灰已把隱遁者的樹木弄白了……

杜斯曼陀（獨白）——天啊！戰士奔來尋我，已侵及這聖林了……

同一樣的聲音——虔敬的隱士啊，藏匿你們罷！一隻野象在樹林中跳躍呢……他已嚇倒你們一隻雌鹿了……他已經把一株擋住他的路的樹兒弄翻了……現在，他的足已被葛花所纏，他正拔他的根呢……

（三個少女互相偎倚成堆）。

杜斯曼陀（失望的樣子）——罪人啊，便是我啊！（他起立）我要走去把事情安排妥當……

安娜蘇——主上，我們震慄呢！求你准許我回去修隱所罷！

杜斯曼陀——聽你們的尊便！

比尼楊——我們不能把習慣上的禮物獻給你，心中覺得煩亂；但當我們將來看見你時，我們當盡力向你賠謝……

杜斯曼陀——我得會見你們，便心滿意足了……此外沒有什麼令我快樂的事情了。

娑恭陀羅——安娜蘇！安娜蘇！一管針刺我呢，我不能行了……我的襯衣也鉤在一株棘樹上！幫我把她除下罷……

（她望住杜斯曼陀，把身體倚住她的伴侶而走）。

杜斯曼陀——好像我的魂魄也離開我呢……我覺得我自己沒有勇氣回宮！但究竟我應該令我的軍士駐於林邊，或者不久我我可以獲見娑恭陀羅的……娑恭陀羅啊，你是一切的春天，你是一切的香艷，你是一切令人酣醉的醇醪啊！（他略行數步）我的肉體前進了，但我的魂魄啊，他留在後面，好像扛在風前的軍旗的絲帶一般呢……